

革命故事小丛书



深仇大恨 太阳出来了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★革命样板戏故事★

深 仇 大 恨
太 阳 出 来 了

（根据革命现代舞剧《白毛女》改编）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革命样板戏故事

深仇大恨 太阳出来了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海峯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64 印张 0.5 字数 10,000

1974年12月第1版 197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,000

统一书号: 10171·368 定价: 0.05元

深仇大恨

(根据革命现代舞剧《白毛女》第一场改编)

上海市南汇县革命故事编写组



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大年三十晚上，北风“呼——呼”地吼叫，鹅毛大雪铺天盖地下个不停。这时，在华北地区一个偏僻的山村——杨各庄的村口大路上，有一个人顶着刺骨的寒风，踏着齐膝的积雪朝村里走来。他头戴一顶破毡帽，肩披旧麻袋，上身穿一件千补百衲的

破棉袄，下身穿一条破夹裤；刚毅的脸上布满了久经风霜的皱纹，两眼喷射着怒火，粗壮有力的手里紧握一根扁担。他就是老贫农杨白劳。

杨白劳有个女儿叫喜儿，父女俩租种本村大地主黄世仁的租田，他们终年劳累，收到的粮食全交了租米，还背上了黄家的“阎王债”。那时，穷人过年如过关，地主逼债似虎狼。杨白劳为了躲债，在风雪中饥寒交迫过了七天，今晚是年三十夜，风大雪大，杨白劳不放心喜儿，想回家看看。

杨白劳远远望见黄世仁家张灯结彩，一阵阵笑声随风传来。他心想：就在这大年夜，有多少穷苦人家揭不开锅盖，又有多少穷苦人象我一样，被逼得在这漫天风雪里东奔西走。杨白劳仇恨的怒火在胸中燃烧，他恨不得用手中的扁担把这吃人的虎狼窝砸个粉碎！他捏紧拳头，指着黄家门楼，牙齿咬得格格响：地主逼

债似虎狼，满腔仇恨我牢记心头。他猛地一跺脚，转身朝自己家里走去。

这时候，村东头一间用高粱秸搭成的小屋里，亮着一盏小油灯，有一个梳着一条长辫子的姑娘正坐在炕上做针线，她就是喜儿。喜儿想到狗地主逼得爹爹到现在还在外面挨冻受饿，心里又焦急，又愤恨。突然听见门外有人在叫：“喜儿，喜儿！”她连忙跑去开门，一看原来是大春来了。

大春姓王，今年刚好二十岁，他长得身材高大，腰圆膀粗，就象座铁塔，两只眼睛炯炯有神，眉宇间显示出刚强、坚毅的神色，真是一个英俊威武的青年。大春对阶级敌人有着刻骨的仇恨，为了阶级兄弟他可以豁出命来干。因此村里的贫苦农民都喜欢他，而那些地主、狗腿子却恨他、怕他。穷苦人，心连心，大春家里生活也很困难，但他知道杨大伯家的粮食全都被狗地主搜刮去了，就把家中仅有的一点

玉米面分一半给杨家送来。

大春一脚踏进屋里，十分关切地问：“喜儿，大伯还没回来？”喜儿焦虑地摇摇头。大春一面安慰喜儿，一面把玉米面递给她，说：“喜儿，等大伯回来，包顿饺子过个年吧！”大春看到喜儿因爹爹没回家而焦急，就安慰她说：“喜儿，我到村口去看看。”说完就走了。

喜儿送走了大春，正急切地盼望爹爹回家的时候，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推开，杨白劳一步跨进门来。喜儿忙迎了上去：“爹，你回来啦！”说着给爹爹拍去满身的雪花，转身拿出大春刚才送来的玉米面给爹爹看。杨白劳感动地说：“又难为大春他们啦！”说着把扁担靠在墙上。杨白劳看看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望着这风雪里成长起来的女儿，心里无比高兴，从怀里掏出一根红头绳：“喜儿，瞧，这是什么？”喜儿一看，高兴得叫了起来：“红头绳！”喜儿接过爹爹手里的红头绳，象得了什么宝贝一样，笑

着说：“人家的姑娘有花戴，我爹钱少不能买，扯上了二尺红头绳，爹，给我扎起来。”说完，喜儿连忙搬凳子让爹爹坐下，自己亲热地靠在爹爹身前，让爹爹给自己扎红头绳。杨白劳见女儿这样欢喜，心里甜滋滋的，就把红头绳扎在喜儿那根又粗又黑的辫子上。喜儿看看扎在辫子上的红头绳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她回过头来看看爹，想到爹出去七天，受冻挨饿，还没好好吃过一顿饭，就说：“爹，你饿了吧，我给你包饺子去。”父女俩高高兴兴地准备包饺子过年。

就在这时候，只见从黄家大门里闪出几个人来，两个家丁打着“积善堂”的灯笼，狗腿子穆仁智在前面开路，后面紧紧跟着一个人，此人就是杨各庄的恶霸地主黄世仁。

提起恶霸地主黄世仁，贫下中农没有一个不切齿痛恨的。他依仗权势，恨不得从穷人骨头里榨出油来，这方圆几十里的田地都被他霸

占。每到秋收，他就带了狗腿子到处催租逼债，把劳动人民流血流汗种出来的粮食抢个精光；碰到荒年，农民收到的粮食不够交租，这个活阎王就用“以人顶债”的毒辣手段，把贫苦农民抓去当长工、做佣人、当丫头。日本鬼子侵占华北以后，这家伙又和日本鬼子勾结在一起，当了汉奸维持会长，在他那扇黑漆大门旁边挂起了“维持会”的招牌。从此，在乡里更是横行霸道，无恶不作。

狗腿子穆仁智仗着黄世仁的权势，到处敲榨勒索，任意鞭打贫苦农民，不知有多少人惨死在他的皮鞭下。杨各庄的贫苦农民都说：“不把这两个‘地头蛇’除掉，我们穷人就没好日子过！”

那么，黄世仁、穆仁智今晚出来究竟要干什么呢？原来，今年秋收后，喜儿随爹爹到黄家交租，黄世仁看见喜儿，就心生恶念头，想霸占喜儿。他和穆仁智一查账本，杨家还欠他

二十五块大洋。两个家伙密谋议定一条毒计，私下写好一张“卖身契”，妄想在今晚以逼债为名，强抢喜儿。

这帮家伙象群野兽奔到杨家门前，穆仁智大声喊道：“杨白劳，快开门！”杨白劳父女在屋里听得明白：地主逼债来了。他们毫不畏惧，杨白劳大步走去开门，喜儿紧紧跟在后面。

穆仁智翻开账本，气势汹汹地说：“杨白劳，腊月还钱，年底清账，这是老规矩。呵！欠少东家的钱，今晚一个也不能少！”杨白劳怒气冲冲地说：“我一年到头累死累活，血汗都叫你们榨干了，还要我拿什么来给你们！”黄世仁在旁边“嘿嘿”冷笑了两声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今儿是大年三十，账不过夜，有钱还钱，没钱给人！我给你指条路，你把喜儿送去顶债吧！”说着，从袋里掏出早已写好的“卖身契”，朝杨白劳眼前一扬，说：“来，按个手印吧！”杨白劳一听

要喜儿去顶债，顿时火冒八丈高，怒喝道：“要钱，我没有；要人，万不能；要命，我跟你们拼啦！……”

穆仁智仗着自己人多，冲上来想捉住杨白劳的手，强按手印。杨白劳和喜儿不畏强暴，奋起反抗。黄世仁见阴谋不能得逞，就偷偷地溜到杨白劳背后，抡起手杖朝杨白劳头上狠狠打去。杨白劳只觉得“嗡”一声，眼前金星飞舞，天旋地转，顿时昏倒在地上。“爹！”喜儿惊叫着冲过去救护，穆仁智硬把她拉开。黄世仁忙叫狗腿子拿来印泥，乘杨白劳昏迷的时候，拉住杨白劳的手指，朝“卖身契”上按了下去。喜儿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，她拼命挣脱穆仁智的手，扑到地上把爹爹扶了起来。

杨白劳渐渐苏醒过来，他一见自己拇指上有印泥的颜色，知道已被他们按过手印，真是悲愤难忍，心如刀割。这只辛勤劳动、受尽折磨、布满伤疤的手啊，今天竟被狗地主用卑鄙

恶劣的手段按下了卖儿的手印。杨白劳怒火万丈，他恨不得把眼前吃人的豺狼剁成肉酱！他猛抬头，看见靠在墙上的扁担：“狗东西，我和你们拼了！”他猛冲过去抓住了扁担，高举着朝黄世仁、穆仁智扑过去。祖辈的冤，世代的仇，满腔怒火凝聚在心头。他对准穆仁智拦腰一扁担，穆仁智嗥叫一声，滚翻在地。黄世仁吓得晕头转向，妄想逃命。喜儿怒喝一声：“狗地主，你往哪儿逃！”话音未落，杨白劳猛转身，举起扁担朝黄世仁打了下去，打得黄世仁一个踉跄，跌了个嘴啃泥。杨白劳乘势“咄——”又一扁担，抬起一脚，把黄世仁踩在脚下。黄世仁吓得面无人色，浑身发抖。杨白劳这三扁担打出了贫下中农的志气，大灭了地主阶级的威风。杨白劳抡起扁担正想狠狠地再朝黄世仁身上打下去，狗腿子穆仁智扑上来抓住了扁担，杨白劳哪里肯放，奋力与穆仁智搏斗。黄世仁乘机从地上爬起来，举起手杖朝杨白劳的

头打了下去。杨白劳只觉得天旋地转，两手一松，扁担被夺走，但他还是坚强地挺住身子，举起拳头，要与豺狼拼个你死我活。喜儿看到爹爹被打，急忙冲过来，用自己身体护住爹爹。她高举双拳，双目怒睁，吓得黄世仁连连后退。可是，冷不防身后的穆仁智用扁担朝杨白劳胸口狠狠打去。杨白劳身负重伤，但仍不屈服，他紧握双拳继续向黄世仁扑去，豺狼成性的黄世仁对着杨白劳又是一棒。杨白劳，这个受尽压榨、坚强不屈的老贫农，两眼圆睁，喷射出仇恨的光芒，紧握双拳，怀着对地主阶级的血海深仇，含恨死去。

喜儿见爹爹活活地被地主打死，真是刹时间天昏地又暗，她急忙奔过去，扑倒在爹爹身上，大声哭喊着：“爹，爹！……”

乡亲们听到喜儿的哭声，纷纷赶来。凶手黄世仁、穆仁智一看情况不妙，连忙领着狗腿子仓皇溜走。喜儿满怀仇恨，愤怒地向乡亲们

控诉恶霸地主黄世仁打死她爹爹的罪状。乡亲们听了个个怒火冲天，决心向黄世仁讨还血债，为杨白劳报仇雪恨。喜儿紧握双拳说：“我一定要报这深仇大恨！”

正在这时，狗地主黄世仁和他的狗腿子穆仁智召来一群武装家丁，冲进门来准备强抢喜儿。喜儿见黄世仁又来张牙舞爪，复仇的怒火在胸中燃烧，大喝一声：“黄世仁，你打死我爹，我，我跟你拼了！”说着，向黄世仁冲去，黄世仁吓得连退了几步。几个家丁跑来掩护，黄世仁急得跺脚骂道：“饭桶，还不快抢！快抢！”

正在这紧张的时刻，远处赶来一个身材魁梧的青年，他就是大春。原来大春在风雪中没有找到杨大伯，刚回到村里，听见喜儿的哭声，就马上赶了过来。大春一见狗地主黄世仁要抢走喜儿，又见杨白劳被打死在地上，胸中顿时怒火燃烧，一个箭步跨到黄世仁面前，厉

声斥责：“黄世仁，你为什么平白无故打死人！”黄世仁见大春象巨人一样站在面前，心里害怕，但他强作镇静，拿出“卖身契”在手中一扬：“有字据为凭，你少管闲事！”大春指着黄世仁说：“狗强盗，你仗着有钱有势，催租逼债，打死了人还要强抢喜儿，你坏事做绝！”说着，冲上去把“卖身契”“啪”一声打在地上。穆仁智冲过来想动手，大春飞起一脚，把他踢翻在地，黄世仁一看不妙，急忙命令众家丁围攻大春。

众家丁朝大春扑来，乡亲们一拥面上，奋力与家丁搏斗。大春更是勇猛无比，一连打倒了几个家丁，又伸手抓住一个家丁，撩起一脚，把他踢了个嘴啃泥；另一个家丁从背后把大春抱住，大春两手掐住那家伙的脖子，一弯腰，把他从肩上摔了出去。正在这时，另外一个家丁又冲过来，大春迎上去，左手当胸一把抓住他的衣襟，右手挥起一拳，打得这家伙仰

面一跤，跌得头昏眼花，刚想挣扎着爬起来，大春眼明手快，顺手夺过另一个家丁的枪枝，“啪”朝他头上狠击一枪托，正好打中要害，那个家伙顿时倒地死去。

穆仁智冲上来想抱住大春，大春一把抓住他的手臂，用力一扭，穆仁智痛得“哇哇”直叫。被压迫农民愤怒的反抗，吓破了地主阶级的狗胆。黄世仁狗急跳墙，拔出手枪朝天“砰！砰！”开了两枪。乡亲们正在与众家丁奋战，突然听到枪声，不觉一怔，几个家丁乘机蜂拥面上，把喜儿抢走。

大春和乡亲们急忙冲上去抢救，只听得一声大喊：“大春，站住！”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挡住了大春。这是谁呢？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、长工出身的赵大叔，党指定他在杨各庄开展地下工作。他相信群众，依靠群众，和群众心贴心，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。刚才他听见枪声，就急忙赶来了。

大春怒不可遏，从屋角里拿起一把斧头，拉着赵大叔的手说：“黄世仁打死了杨大伯，又抢走喜儿，决不能饶了他们，大叔，我们和他们拼到底！”

赵大叔听了大春的话，肺都气炸了！黄世仁呀狗豺狼，看你横行霸道能有几时。但他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，关键时刻一定要沉着、冷静。便说：“这仇一定要报，这冤一定要伸，可是，眼下枪杆子在地主手里，我们不能硬拼。”大春着急地问：“那怎么办呢？”这时，赵大叔想起毛主席关于“**枪杆子里面出政权**”的伟大教导，心里顿时觉得亮堂堂。他想：我要用毛泽东思想启发群众，把群众朴素的阶级感情和自发的斗争性，引导到无产阶级武装斗争的轨道上来。想到这里，他慷慨激昂地说：“地主靠手中的权势、枪杆子欺压我们，我们只有拿起枪杆子，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，才能真正为喜儿他们报仇，为天下千千万万受